

再見了！

洞洞館

洞洞館有三座。1961年獲美援補助興建，農業陳列館和農推農經系館，先後於1962年和1963年取得使用執照。人類學系館較晚，於1970年。

洞洞館的建築師為張肇康先生。以迴廊、寬大的屋頂及挑高的基座為元素，設計出牆上的洞洞替代傳統屋頂上的琉璃瓦，橘色代表麥穗，綠色代表稻葉；讓洞洞館三合院在臺大校園顯得獨一無二。

其獨特之處不僅於此。在人類系館地下室，蒐藏著自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以來的珍貴民族、考古學藏品，寶藏之豐，如墮入迷宮。

雖然，通風、採光、漏水問題，多年來困擾著哲學系館，上完課，學生還是喜歡回到這個「墮落階」上吹吹風、彈吉他、唱唱歌，它是向心力的所在。





對農推系而言，因著創系老師楊懋春教授募款興建，洞洞館代表著農推系的開始，直到1988，農推系他遷。洞洞館象徵著草創時期，一段最為人紀念的時代。

人生半百正值壯年，然半百的洞洞館即將退場。📖（感謝生傳系前系主任賴爾柔教授及人類學系主任童元昭教授協助策畫。）



人類系的小故事

許崇銘（人類學研究所R90125002）

遇 到了人類系60周年的誕生節慶。原本跟學姐說，我們是小朋友，應該輪不到我們寫什麼吧。不過學姐告訴我們，大人們都想著要給小朋友們表現，小朋友們都說輪不到自己寫吧，結果大家心中的人類系，就這麼沒有人知道了～於是我只好拋磚引玉，跟大家說著一些，我們系上，還有可愛的、危險的洞洞館的小故事。

之一

在念人類所之前，我在民族所博物館當小工友。那時候，我的老闆與同事，一位是人類系的學長，曹之鵬。另一位則是我後來的同學，劉榮樺。我們都知道，系館的地下室，收藏著各式各樣的瑰寶，也因為數量太過龐大，堆疊得太過複雜，第一次下去的時候，實在是很像迷宮。回到了博物館，詢問了曹大哥與榮樺之後，他們兩人正色的告訴我，他們在念人類系的時候，若沒有攜帶兩天以上的糧食，是不會走到地下室去的，因為洞洞館的地下室確實是一個巨型迷宮，向外延伸到整個地下校園，裡面塞滿了我們自土俗人種研究室以來的藏品，若單獨走入地下室，是很可能會迷路再也走不出來的。託兩位有福，我碩一的那一年，始終不敢走到地下室去，並一直相信，在地下室工作的同仁們，是在迷宮的最外圍工作，而他們手上應該都有一份陳年的地圖，密密麻麻的標示著從洞洞館地下迷宮逃生的路途。透過樓梯間看著地下室，總覺得深不見底。

之二

說到洞洞館，洞洞館建築的神奇設計實在是在很多。313教室的上課經驗應該是大部分人類系學生都有過的，我在313上過了無數的課，一直到第四年的時候，有一天，以前的伯禎學長，現在的



人類系地下室庫房一景。（人類學系提供）

伯禎老師突然間拉開313教室後的簾幕，我才知道，原來313教室後面有一條密道，像一個小密室一樣，直接延伸到一樓。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類系的同學，一直到現在才發現這件事情，不怪你們的，我不知道操作過這密道旁邊的冷氣機多少次了，過了四年才知道這條路。有這種神秘設計的系館，無怪乎可以傳出地下室是個巨型迷宮的故事。

之三

說著說著就說到老師了，我在入學前，準備研究所考試資料，不免會需要打聽各老師們的脾氣凜性與研究。從很久以前，連老師很兇很嚴格，就已經是像刻在石版上的確定傳說了。傳說中，連老師性烈如火，自律甚嚴，對學生也不假辭色。由於並不是念考古學，也沒有機會修老師的課驗證。但是，身為一個壞學生，常常留在309研究室念書卻不念書。309研究室其實是個唱歌的好地方，就是空曠，無遮蔽，又不會太大，晚上一個人留著的時候，在那裡面扯開嗓子唱歌正是剛好。起初總是會擔心吵到連老師，連老師會生氣，但是一直沒遇到老師生氣，心中想著，連老師這麼嚴格，要是真的吵到她，她一定會來罵我吧，顯然洞洞館隔音很好。直到有一天，繼續在309唱歌，卻在推開門的時候撞見了連老師。連老師說：「原來是你啊，我聽你唱歌唱一整年啦，我聽聲音一直以為是顏學誠，想說他壓力真大。」

原來是你，嗯嗯，可見是你壓力很大。」原來，洞洞館的隔音一點都不好，連老師其實很慈祥，竟然忍耐了我的噪音一整年！！請大家不要再相信連老師很兇跟洞洞館隔音很好的不實的謠言了。ps.連老師真的超慈祥，我失戀的時候還被連老師安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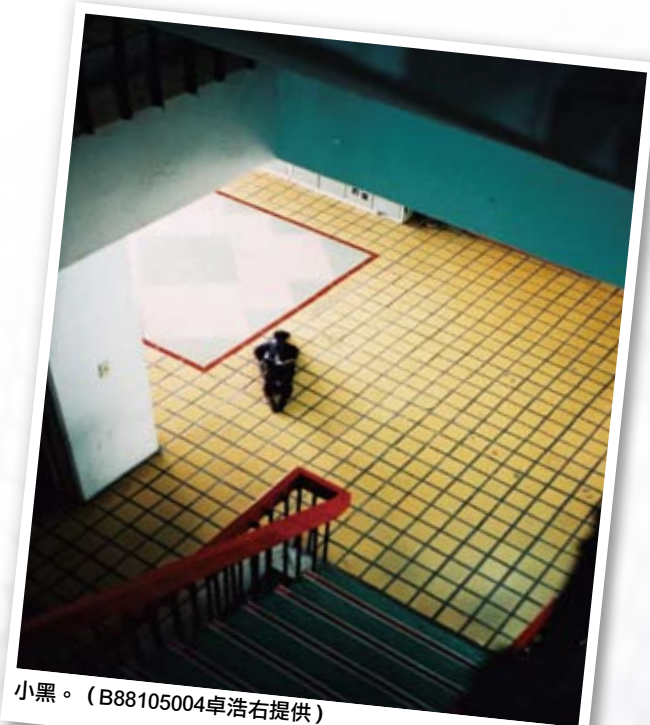
之四

前面說到在系館唱歌，這應該算是浪漫的系館才能帶給人的雅興。若要說雅興，喜歡待在研究室念書的同學們應該都見識過宋文薰先生的雅興吧。作為系上的元老，宋老師總是像個大爺爺一樣，自由自在的往來系館以及新生南路。在我入學的時候，宋老師已經高齡七十了，我沒機會修到宋老師的課，但是卻見識到宋老師老當益壯的豪氣干雲。宋老師，從側門的馬路上經過的時候，總是一手拉著小台車，一手拿著啤酒，腳步飛快的走著，望著望著就是瀟灑。在三樓研究室念書的同學，常常有機會看到門突然間被推開，宋老師走進來，對著同學說：「來，到頂樓來看看我種的花。」老師的雅興，莫過如此。

之五

若說到系上與系館帶來的浪漫，勢必不能不提我們的兩隻狗狗，小黑與小胖了。10年過來了，小黑與小胖現在理所當然的已經成為我們系上的一部分。在緊繃的都市環境，大概再也沒有一個機會看到有如我們人類系的小黑與小胖跟系上結合得這麼緊密的人與動物的伙伴關係了。不知道是因為學系的本質溫暖使然，還是系上的人們的溫暖使然，一群人集體的共同在乎動物，並且為了狗狗自律的發展出互相的照護關係。人類系與系館這十多年來一直有著忠誠的系狗陪伴著，在小黑與小胖來到系館之前，我們有另外一隻忠誠的陪伴很多學長姐們求學的狗狗「紅牌」。據說紅牌很會認人，而且跟溫柔的小黑不同，紅牌是一隻嚴厲的狗狗，還記得我來旁聽的

時候，紅牌真的是不假辭色對我吠叫著，不過，聽說誰手上有雞排，誰就可以收買紅牌。紅牌在我入學的那一年過世了，巧合的，小黑流浪到了人類系館，當時小黑剛生下小胖與小胖的妹妹。接替過世的紅牌，小黑與小胖成為系上的守護犬，小胖的妹妹則被領養成為家犬。小黑來到系上的時候，因為已經飽受流浪風霜之苦，所以格外的黏人。小黑擁有一切典型的狐狸犬特質：俊美、優雅、機敏且略帶一些神經質。小黑最是害怕閃電，每逢閃電的時候，他都會躲到地下室深遠的角落裡頭。小胖一出生就在系館受著大家的寵愛，想當初小胖可不若現在是個肥胖憨傻的中年大叔。當初小胖是甜美的小朋友。沒有人不喜歡可愛的小胖，當時的小胖也一點都不胖，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給他取錯了名字，現在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小胖了。也因為小胖一出生就陪著我們，導致他的狗生觀也跟小黑大不相同。對小胖來說，他是天生的人類系狗，我猜他應該分不清楚自己除了不用修課之外，跟一般人類學系同學的差別何在。他的個性也比小黑悠閒而也憨傻。



小黑。(B88105004卓浩右提供)



有一年，小黑與小胖被捕狗隊抓走了，由卓浩右同學把他們打晶片之後領回。那一陣子，小黑回來後非常的沒有安全感，總是黏著照顧他的浩右。也不願意呆在系館外頭，浩右到咖啡館唸書的時候，也硬是跟著浩右進去。當時，大夥花了好多力氣，誘騙開小黑的注意力，然後浩右躲起來拔腿狂奔，不過小黑也不是省油的燈，當然也是拔腿狂追。小胖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小胖顯然完全不知道收容所是怎麼一回事，在收容所吃好睡好，回來之後，也當作沒事狗一樣，繼續的吃好睡好。繼續在系館門口欺負松鼠，攤開肚子睡覺。對小胖來說，所謂的人類，就是負責餵食跟按摩肚子的僕人吧。唉，怎麼這麼可愛呢。

之六

剩下的，70周年的時候再說吧。

望妻崖

陳泰穎（人類學系B87105032）

這是一個小小的，發生在洞洞館，關於愛的故事。

1998年，我18歲，糊里糊塗地踏進了臺大人類學系。沒有真正戀愛經驗的我，很快地和同班的A君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因為我們的成長背景相似，可以理解對方生命中的苦與痛，因

此，儘管她已經有男朋友了，但我們仍然會花時間相互陪伴、相濡以沫，把心底面最難以告人的秘密彼此傾吐。

於是，我發現我愛上她了。

或許是因為那時的愛情觀，並不如現在開放。這份情感對我來說，並不是一種昂揚的競爭心態，反而是種深沉的悲哀，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只能先盡己所能地去守護她。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課程，在洞洞館裡的許多場所，都有我們笑語的軌跡。有人還記得系館門口的杜鵑花，「服務課雙全勤」的「司馬昭之心」，更是全系皆知。

猶原記得，在那個必修課之日，她沒有出現在我身旁的座位。在下課的空檔，我試著撥電話到她家裡（那還是個擁有一隻手機，便可成為班上炙手可熱人物的純真年代），但是回答我的，只有單調的等待嘟嘟音。我著急了，因為我知道她的家裡情況，我害怕她出意外，我害怕失去她。

無計可施的我，便信步走到系館正門旁側的殘障坡道上，望著校門口她應該會出現的方向。那時系館旁草坪的植被，遠遠不如2009年旺盛，從那裏，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進出正門的每一張臉。我故作鎮靜，還設法同時和經過那道欄杆的同學嘻笑打鬧。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我其實是在等她，因為我的眼神真正想看、時時飄向之處、就是她會出現的方向。終於，一位同學忍俊不住地說了：「Teddy，你不要再站在那邊了，不然我們都要把這個地方叫做望妻崖了！」

即便我曾擁有化成石像的決心，那天，我沒有等到她。事實上，我一直都沒有等到她。

過了11年，我已經變老了，更學會每個愛情故事，不一定會有美好結局。我可以明白地告訴每一個認識我的人，這個故事的結局，也不美好。不過至少在11年前，我知道我曾經擁有過一顆紅通通熾熱的心，我知道那時曾經為了愛，我曾在這洞洞館內外團團打轉，在那個斜坡道上，望著校門口的方向，走過秋天、走過春天。是



這裡，或許就是我心中的望妻崖。

的，那時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就像是孽子裡的阿鳳與龍子嗎…？我也曾癡心妄想，希望我跟她能夠像是那則不死鳥的傳說般，留存在那代骨頭的記憶裡。只是世易時移，如今的我，似乎也早已雲淡風輕、鎮日浸淫在充滿工作與挑戰的生活步調裡。只是，在某個略帶寒意的秋日或夜，腦海不經意出現站在系館眺望著校門口的風景時，當年那忐忑宛如少女般的心情，仍然會不聽話地悄悄甦醒…。

洞洞館拆除前夕

韓旭東（人類學系B70105011）



7月12日，系館拆除在即，進入倒數。
系上這幾天忙著把東西搬到水源校區，
搬家公司的車停在門口。
要搬空一個系館是浩大的工程，
光想，都覺得很難。



一樓標本陳列室，
以前展示許多民族學的標本。
將來陳列室與人類系分開了，
搬到原總圖現在的校史館同一棟樓。
位置會在新人文大樓隔一條路的對面。



系圖書館，
在學校的時候，
提供了我們一處隨時可以落腳的地方。



地下室以前系學會辦公的地方。
那裡有張桌子上放著各年級的聯絡簿，
學生一到系館通常都先來翻看，
是我們那時代的Facebook吧。

系學會旁邊一個小的管道間，
大三時候幫黃士強老師作芝山岩展覽的臨時工作室。



地下室的標本儲藏室，
左邊放民族學標本，
右邊是考古學標本。
這裡很多櫃廚都是日治時代的骨董了。
我記得前方那種立櫃，
一層層抽屜裡放了很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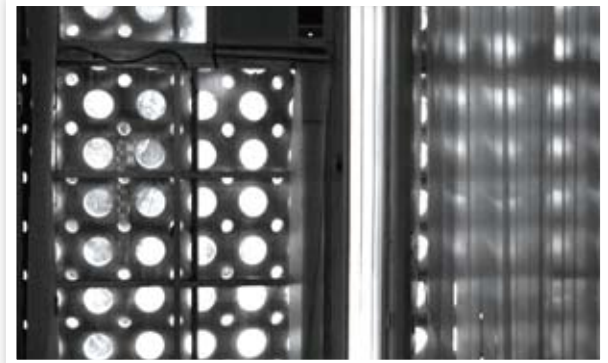
同考古遺址出土的陶片，
大一的時候研究生王強常帶我拉開一個個抽屜教我認不同文化的陶片。
我記得高大的他小心翼翼拿著陶片端詳的樣子，
那是學考古的人對待標本的態度，
跟瀟灑的印第安那瓊斯可完全不同。



地下室的這個房間以前都是研究生在使用，
王強在這裡整理他論文的資料，
我常來找他聊天。
一直很納悶的是右邊洗標本的水槽，
此間比外頭的地面低很多，
水要怎麼排出去？
當然，我也從沒見人使用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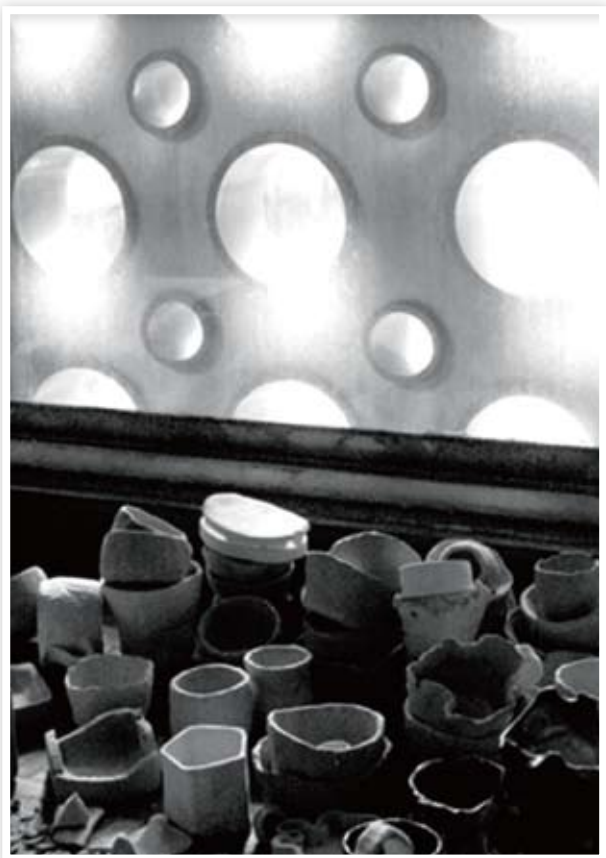


系館的樓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在建築物的中間，
它是開放式的，
三層樓的空間由它串聯起來。
我很喜歡這個樓梯，
它讓人在建築物裡就可以看到高度和深度的立體感。
不過也有同學抱怨它像百貨公司的電梯，
要繞一圈才能繼續往上爬。
有繞左邊有繞右邊，
上上下下的人常在兩邊走道探頭探腦的互相打招呼。



光影，光、影，
我相信很多人一輩子也不會去注意自己家裡或者環境裡的光影。
如果我們有一半的人會去欣賞角落裡的它們，
台灣的建築會比現在美得多。
那我們好像也可以合理推測這棟建築也許就不用拆了。

終歸是廢話，
我當然也曉得它要被拆，
跟美不美麗沒有關係。



走進二樓陳列室看見地上有一堆素燒的陶器，其中幾件還有某些史前文化陶器的味道。系館管理小王說系上有開陶器製作的課，讓學生了解製陶過程。是啊，史前遺址發掘出土最多的就是陶片，有專門課程教陶是實際上需要的。

師弟師妹們的作品在地上看起來好像在享受系館的陽光。

這是陳列室後面靠校門側的樓梯，大部分的系友直到畢業可能都不知道系館還有第二個樓梯，它有一個獨立的隔間，不太引人注意。這裡存放了一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人骨是這個系所研究的一部分，基於尊重和保護，



避免不必要的好奇或打擾。給他們一個獨立空間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在這裡上芮老的中國民族誌，當時老師快九十了吧，我的期末報告東抄西抄七拼八湊好不容易交出去，頁數少得可憐。聽說張光直先生當年的報告多達數萬字，為此我還頗為氣沮，想來自己恐怕沒有成為一個學者的本事。這個教室的課還有宋文薰老師的考古學概論，宋先生左手點煙右手拿粉筆，課講到忘情處會用煙寫黑板。

連照美老師的體質人類學課堂上，我第一次觸摸人骨，被這些撐起一具具靈魂的構造深深吸引，

後來連老師破例允許我這個還沒入門的大一新生參加卑南的發掘，我永遠感念老師給予機會，記得那時候在遺址我都是看著圖譜處理墓葬裡的人骨，對人體骨骼的認識可以說就建立在卑南的滾滾黃沙當中。

至於李光周先生的新考古學則比較輕鬆，他會笑嘻嘻盯著我們說：「你看著我！跟上我沒有？」意思是問我們懂了沒。

還有李壬癸老師的語言學，
我常常很專心的聽他講課然後不斷點頭，
但是結構學派的那一段我真的完全不懂，
老師還對著我賣力的講，
實在不忍舉手跟他說：
「對不起！李先生，我真的吃不下去。」
而他上課的認真令人尊敬。

系學會在這裡也辦過一場又一場的演講，
歷屆系代恐怕感觸就更多了。



系館不日便要拆除，
學生在黑板上留下一些話，
讓我不禁感動，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有些心疼。



連老師的研究室還
沒搬完，
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大工作桌還在，
大二那年在卑南計
畫當助理，
就是在這裡幫忙整理資料，

主持計畫的是宋文薰老師、連照美老師，
一起工作的還有呂理政、王強、李坤修、馮淑芬
...等等，
我們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了。
當然不能忘記的還有卑南田野時候帶我的屈慧
麗、許美智。
站在這裡，回憶像噴泉似的猛烈。

一個位子是王強的，
他去美國以後就被我接收了。

過幾天，它將成為遺址。
很奇怪，我在這裡聞到海南雞飯的味道，
那是以前大學口一家專門賣咖哩飯的餐館出
的招牌便當，
我後來一直懷疑飯裏有玄機，
因為第一次吃簡直難以下嚥，
但不久我們天天中午都吃海南雞飯，
直到我交了女朋友，
陪太座去了，
但研究室的兄弟們大概還一直吃下去了吧，
不知道他們幾時才停的。



這是李光周老師以前當系主任時的辦公室，
大三大四我跑到李先生的墾丁計畫當助理，
我們頭頭是凌平彰、鄭永勝，
一起工作的伙伴陳維鈞和陳有貝後來都成為考古
學者，
我為他們高興，
但很遺憾李先生早走了。



三樓研究生室。

師弟師妹們是天生的裝置藝術家，
此情此景恍若“明天過後”。



頂樓看新建的真理堂。
它也是拆掉重建的大樓。

第一片洞洞切下來了。
有一則神話：
系友們每人切下幾塊洞洞保留，
若干年後我們找一處適當的地方，
再一塊塊接回去，
像復原一個破碎的陶罐，
把洞洞館重新組起來。
我的一個同學如是說。



墾丁的標本和資料我們就是窩在這裡弄的。
頂樓樓梯間，
夏天熱翻了，
阿伯鄭永勝還可以在這裡K托福。
靠一支電扇。



走前回首，
再看高大樟樹掩映中的人類學系館，
它的命運已經宣判，
對學校的決定無法多說什麼了，
但我真的希望有人理解，
在我們心裡它是一個生物。

今丰換我畢業

羅聿倫（人類學系B83105008）

親愛的
這是一個盛夏的夜晚
你們應該出去狂歡

雖然我現在看起來千瘡百孔（我在說什麼呢）
但是你們還是固執地想像我的堅固與美好

曾老最近每天都會來這裡報到

坐在他那空盪盪的辦公室裡看報
我成為人類系館的那一天
他還是個助教

連老也很妙
會坐在對面哲學系的樓梯上
一直盯著我瞧

黑輪姐想起了廟會送舊
乖巧的學弟妹拿香列隊膜拜黑猩猩布偶
然後一起看著連老痛斥起乩中的阿達學長

旁邊的竹林先我一步而去
打狗棒下的紅牌已經長眠在我身前
看看我的四周吧
這是每天晚上的風景
大學口 懷恩堂 體育場
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變化
而這個暑假
終於輪到我

你們來了 又走了
這次一件也不留
現在工人每天從我身上切下更多洞洞和水泥牆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輕盈與涼快

夏夜裡的晚風
吹一整晚也不會頭痛
倒是德仁兄的釋迦酒真是濃郁
讓我微醺了起來

今年換我畢業囉～
祝我一路順風吧

系友憶趣：洞洞館回憶

文字及照片提供者，依入學順序排序如下：

B37130500李亦園、B59151100葉蓉、B63152800張珣、B64153000王瑩玲、B68152600吳偉鴻、B71105015陳有貝、
B81105032熊谷俊之、B83105007李甫薇、B83105028黃鈺鉅、B89105035劉志遠、R93125006葉長庚、R93125008白宜君



這是我們的洞洞館，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
(B88105004卓浩右提供)

葉蓉（B59151100）

如果沒記錯，我們是洞洞館迎接的第一批新鮮人！按人類學家譜，30年一世代，我們同學中唐英美、鍾淑媛、嶽慧明三位已故去；洞洞館也即將完成時代任務，走進歷史。我們這28根幸福的老骨頭，時不時聚集歡宴，群發電子郵件分享見聞，仍歡笑不疲繼續我們青春考古的故事。

張珣（B63152800）

雖然畢業之後，工作不一定有著落，但是人類學系還是有它在文學院各學系之中驕傲之處，那就是洞洞館。洞洞館哪一年興建的我不知道，僅知道我大學時候它還蠻新的，乾淨又新穎，頗讓其他學系吃味的。加上旁邊農業陳列館與對面（原農推農經系館，後改為哲學系館）總共有三棟，都是同一形式的洞洞館，是臺大總區的新式建築。

人類學系大學部四個年級的學生，每天大部分課程的上課地點都在洞洞館內，也就是說系上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洞洞館內度過，不像文學院五個學系在文學院內上課。因此，人類學系學生好似一家人在一個獨立家屋中成長，系內師生培養出很親密的感情。

李亦園（B37130500）

本照片是很寶貴難得的，5位本系的考古學大師都在場，從左至右是張光直、宋文薰、石璋如、李濟、高去尋，最右則是我，拍攝地點就



李亦園（右）與本系5位考古學院士合攝。

在洞洞館門口。這是考完了臧振華同學的碩士論文後的合影。我自己本來不應在場，那是因為唐美君主任正好出國，我代理主任職，所以也參加作為主持。（編按：李亦園先生1984年當選為第15屆院士）

王瑩玲（B64153000）

我們坐在洞洞館前的階梯，與系上的研究生、系下的工友，都有機會碰面聊天，所以學長及學弟妹大家都是相交相識的。那些學長，張恭啟、余嘉雲、拼命三郎 王道還、劉益昌、陳文德、林開世等，總在那兒抒發感想，我們這些小輩也就聽著聽著了，所以系館前的階梯真的是個聚集很多回憶的地方。



系館前階梯合照（B71105015陳有貝提供）



同學聚於系館大廳，席地而坐唱起歌來。（B64153000王瑩玲提供）

張珣（B63152800）

有一天，在三樓邊間研究生專用的研究室內，與蔣斌、王道還、林開世、汪珍宜（？）等5位同學聊天，聊到天黑，太盡興了，等到要離開洞洞館，才發現大門被工友老魏鎖住了，無法出去。5人當中一位，好像是王道還，偷開系主任房間，打電話給黃士強先生求救。不久，黃先生帶了麵包來慰勞我們，拯救我們離開洞洞館。

洞洞館是許多人生命中的分號，我們在這兒停留，我們從這兒出發。

這裡有我們的笑容，在這裡我們結識了未來的伙伴，分享著生活。



93級考古田野課程實習：在系館後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清洗。（R93125006葉長庚提供）



謝師宴前於系館大廳等待。(B89105035劉志遠提供)

光影的變化中，洞洞館陪伴我們走過無數的歲月。

吳偉鴻 (B68152600)

時代總是向前的，擋路的不得不讓路。拆洞洞館之議，醞釀數年，對吃文化遺產這一行飯

的我，總是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我今天在香港評這座建築有沒有歷史價值；明天評那考古遺址要不要保留；而自己生活過、學習過、打過瞌睡、流過口水的洞洞館，卻來滅頂之災，而自己又無能為力，奈何！

我在幻想，有沒有一種「新新考古學」，能把消逝的「洞洞館文化層/洞洞館考古學文化」的故事，不用發掘就能一一說出來？

那裡是洞洞館考古遺址？

那裡蘊藏著洞洞館文化層？

什麼是洞洞館考古學文化？

如今，洞洞館已被劃上句號，但我知道，曾在這系上的我心中，它永遠是一個分號，沒有結束的那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60周年系慶。攝於臺大人類系2009.11.14



人類系91級同學合輯。(B91105008黃郁倫提供)

Michelle Fuwei Lee 致系館：

不知妳/你現下心情如何？妳/你大聲罵我，我即將被凌遲，妳問我感覺如何！？我只能安慰妳/妳，凌遲只是死亡的一種方式，我知道妳/妳將被一球一球地打成碎片，但請妳/妳相信，妳/妳將以記憶的方式存活著，只要我們活著，妳/妳就活著。2009年10月28日 13:37

白宜君 Bai：我好想我娘家^^

2009年12月15日 20:22

Michelle Fuwei Lee：

拆館之日確定了。

就像，

你知道你要走的那一天。

在那天來臨之前，到底該用何種心情來度過呢？

緣起緣終滅？

還是人在館仍在呢？

「開朗點」，我想系館會這麼說的。

就像靜靜躺在陳列室裡好久好久的陶片與骨頭般，

誰能保證，

逝去的永遠是逝去的呢？

4月10日 14:44

Yu-ting Huang：

人在館還在，大家就是到水源，還是看得到我們，也許在看到人的那一瞬間，陌生中會馬上湧起熟悉感。所以，就是洞洞館走了，大家有空還是可以來新系館看看我們，我們會給大家一個熟悉的笑容。

4月14日 22:56

Michelle Fuwei Lee：

水源啊，下班下課後還可以順便買菜，真不錯哩～那家龍潭豆花還在嗎？

系館當然還是在的啦。這裡的緣和在不在的想法，是說我們的身體不會再有機會經驗洞洞館的意思；不會再有機會靠在洞洞館的某面牆上，藉由身體感受所有和它相處過的，仍在流動的時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和洞洞館的緣是滅了，和新館的緣則是起了。人在洞洞館仍在呢，則反映在大家想保留個洞洞啦，一個門把啦，樓梯扶手的一個碎片啦這些上面。我想要的是洞洞館的氣味罐頭，而且要四個時刻的，午後雷雨，秋天傍晚，火鍋配各式酒類，剛割完草系狗經4月17日 14:09



水源校區新系館一角。(人類系提供)

洞洞館裡的你、我、他

文・圖／屈慧麗

洞洞館位於臺大羅斯福路大門入口左側，遠望像三合院式的建築，農業陳列館在中間，人類系館和農經推系館分據左、右，似雙手迎接旭日、光照著庭院裡人們的生活作息。1977年入學那年，聽到學長姐介紹這是我們的家，人類系館「洞洞館」時是有些好奇的。這棟建築物最大特色是外牆不直接開窗，而是布滿筒狀琉璃瓦，光線穿越瓦筒和第二層的毛玻璃，形成一個獨特的折散現象。在人類學系讀書、上課、洗陶片，那時候我們也感受到本系與文學院其他系不同，例如考古學是研究未有文字記載時期的歷史，「非洲猿人」、「南島語族」等名詞讓人覺得陌生…，遠離大王椰林僻處校園一隅，總顯得有些孤單。

獨特之處還有地下室儲藏具有豐富歷史意義的「奇珍異寶」，再加系上老師有的還用著承傳自南方土俗研究室留下來的書桌。故事可以追溯至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的創立，從日本來到臺灣的一群優秀的地質、人類、考古、熱帶醫學、語言學者投入了所謂高砂族的研究。他們用心、勤奮，翻山越嶺取得第一手資料，甚至千方百計從原住民頭顱骨架攜回一、兩個做體質測量，故事歷歷在目…。這些珍貴的標本和圖畫陳列在洞洞館的一、二樓展示著。從希臘時代起博物館即是知識的殿堂，上人類學導論和臺灣考古學時老師常將之帶入上課，從物質文化出發總是讓人印象深

刻；那些標本引領我們循著前人的步伐，孜孜不倦的尋找與學習。

一直覺得能進入人類學系是很幸運的，那時系上人不多，上下屆都認識，坐在洞洞館門前階梯上聊天、吃蛋糕，彈彈吉他，好不快樂。那時系上大四有齊豫、大一有鄭怡。記得某一天拾取落在草地上的飛盤時，對面一起修翟老師統計學的

農經系同學慌張、愁眉不展的說他們大三班代表跑完800公尺休克了…；「死亡」離青春的我們有多遙遠，我們不解怎麼會這樣呢？

對生和死，其實我們應該更容易參透，因為系上教的是異文化的比較研究、參與觀察，如何容忍、瞭解、欣賞古代的、現在的民族行為模式、風俗習慣等。說文釋「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也。不過古的另一種解釋，從字形看是盛酒的陶壺。換言之，陶壺的形象象徵了發明文字之前的早遠歷史，也就是「古」。對古代歷史的興趣日益增加，所關心的不僅在於史前人是誰，還有他們如何生活，腦海中想些什麼？其實探索考古的目的並非為仿古以做復興之舉，重要的如何應付人生現實與未來的狀況。

轉眼畢業30年了，還記得20年前李光周老師剛從國外回來推動「新考古學」，對著我們一群女生說『念考古很辛苦，你們有機會就轉行吧。』當時他的神情是親切又有些嚴肅。老師這麼說是因為考古



人類學系系刊《人類與文化》。
(韓旭東繪圖)



李光周老師（右）與尹建中主任
（左）。（王瑩玲提供）

學的畢業生較少有與主修直接相關的工作機會，而修完人類學後再攻讀其他專業領域較易成功，因為在現代國家中有關各社會群體的文化與考古的知識，對應用人類學或行動考古學在執行計畫時是很重要的。

記得之前到美國亞利桑那州求學選修民族學，探討古印地安文化的一堆資料讓人眼花撩亂，但其他同學卻顯得輕鬆。當然語言是因素之一，但也可能印地安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從小被納入教材中，較早接觸人類學，所以比較容易進入狀況。也由於有這種容忍和尊重異文化的教育，所以當印地安人要求保存遺址、歸還祖先遺骸時，較易獲得多數美國人的諒解與支持。同樣的，臺灣原住民文化是上天賦予這塊土地的稀有瑰寶，但八八水災過後，政府在處理原住民遷村與後續討論規劃自治區時，卻缺乏瞭解和尊重，令人遺憾！謝繼昌老師所寫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的迷思，文中充分表現對人的尊重，對創造力、以及對人追求和實現美好生活權力的重視，令人深有同感！

保羅巴恩（1996）在當代學術入門考古學中說，如果要成為一位專業的考古學家，有三條基本的途徑，大學學習人類學方面的課程，學習博

物館研究的課程，或是在地方單位文化資源管理部門工作…。轉眼間到博物館服務20年了，看到參觀的小朋友絡繹於途，頗有感觸。成長是一條長遠的路，大學匆匆4年，但影響可是長長遠遠。人生追求幸福的過程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而價值是體現人的主體，人類學教我們期待教育、宗教和生活的革新，以謀求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在緬懷舊系館即將逝去同時，也期待我們未來的新系館，將我們的故事與傳統延續下去。圖



2010筆者在博物館介紹城市考古特展。

屈慧麗小檔案

1981臺大人類學學士

1986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學碩士

1998英國倫敦大學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碩士

1987-1988中研院史語所約聘助理研究員

2006-2007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1989～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長期從事考古田野與文物研究工作，曾參與臺東卑南遺址挖掘，主持臺中南屯山仔腳、彰化福田里遺址、新竹縣犁頭山遺址及臺中惠來遺址及中興大學頂橋仔挖掘。近年來側重文化資產調查、考古對公眾的影響、博物館文物詮釋、如何向居民推廣住家附近的考古遺址與知識，以及城市考古的現在與未來意義之探討。



1980我們在岩灣出田野。

後排左起：黃智慧、黃虎、石瓊純、宋錦秀、許美智、瞿海良，前排右為吳偉鴻，左為筆者。

再見了！我們的洞洞館

文・圖／殷于涵

那天很巧。

喵喵要回荷蘭之前，我們約在校門口碰面。是一趟懷舊之旅：去大學口吃了換新地址重新開張的銀座蛋麵、然後跑到星巴克喝了些東西，最後回到校園裡晃一小圈。不知為何，畢業後的聚會，大家總習慣約在學校附近見面、吃飯，最後會在校園內逛逛做一個ending，然後互相道別。這一次也不例外。不過喵喵說要特別回去系館那邊看一下，因為我們的哲學系洞洞館要拆了，下一趟再回到臺灣時可能已經見不到。我笑他，你人遠在荷蘭，消息倒比我這個住臺北的人還靈通啊。剛好我帶了新玩具S90，就一起走回洞洞館拍了些照片。一邊拍，一邊互相比較，看誰在這裡的回憶比較多，或者說，是兩人的記憶大考驗。

對於系館，記憶中，除了裡頭採光不佳、連大白天也得開燈的狀態之外，其他的事情，幾乎都很模糊了。

依稀記得，進了大門口，上了台階，一進去左手邊，是樓梯，樓梯上去，是教授們的辦公室。如果我曾經上樓去，也只是去交個報告，任務達成就下樓離去。在那個還不用email、沒有homepage、blog更談不上有facebook的年代，老師們總會在開學第一天上課時，

盡責地將office hour寫在黑板上告知，並且用一種帶點距離感的口吻說道，同學們如果有問題要詢問的，就是在這個時間可以到老師的辦公室，歡迎來問問題。當然，那個時候的我們，還是被動懶惰大於好學不倦的年紀，但在老師面前，仍然基於課堂禮節，認真地將所謂的office hour抄到這堂課的筆記本上頭第一頁第一行的地方，聊備一格。

至於我自己曾經在系館內「出沒」最頻繁的地點，應該就屬一樓左手邊樓梯再過去的那間會議室，因為班會一定在這裡開，系學會幹部的討論或交接也在這裡辦，金哲之夜的rehearsal在這裡，討論報告偶爾也會約在這裡，最重要的，大一下學期末，攸關同學們大二前途甚至此後一生美好前程的「搓湯圓大會」一定也在這裡舉行。

大多時候，我走到系館內，就僅只於進到大門口的鋁門旁邊那個白板，看看有什麼新的訊息、公告之類的，然後離開，不多做停留。在那個電腦才剛要開始普及、PE2就像現在的WORD、LOTUS123等同現在的EXCEL、用點矩陣印表機打字交報告不但很炫而且還會被老師多加5分的年代，當年的這一塊白板，它的作用如同我們現在仰



曾為農經及農推系館，後為哲學系館的洞洞。（提供／生傳系）



門外的階梯被暱稱為「墮落階」，在此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提供／生傳系）

賴的BBS一樣。印象最深的兩則公告就是，一位不認識的學長，在大四下學期剛開學時，很遺憾地在騎摩托車環島途中在蘇花公路發生不可挽回的事故，請大家有空可前往他苗栗老家致意，雖然沒能把應該修習的所有課程給修完，系上仍決定頒給他一紙大學畢業證書。另外，是一位認識的學長，在大四下學期忽然覺得不想要念哲學，果真就不交作業、不選課、不延畢，自願被當，到頭來他的名字也真的「如願」出現在白板上的正式公告，同學8 學年度第2學期因超過二分之一學分未及格，以退學處分，他果真瀟灑地揮揮衣袖，毅然放棄眼前即將到手的學位。兩則訊息，對當時還是大一學生的我，在心理上或許曾經造成某種小小衝擊吧？學位（或者說哲學系學位）的重要性，對某些人而言，重於泰山，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則看得輕如鴻毛呀！

洞洞館外的階梯（代代相傳名為「墮落階」），以及靠近籃球場的那一方草坪，也是記

憶中許多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這裡的夜晚甚至比白天來得更精采。白天的草坪，雖然蚊子多了點，卻是我們相約打羽球的好地方。從球友的興趣同好，延伸出不只是朋友的情感，這種例子自不在話下。到了夜晚，系館前方附近出入的人車更少了，但這塊平凡無奇的綠草如茵仍舊發揮它製造浪漫的神奇力量。猶記得，從阿光和小白那彷彿SNG般詳盡「報導」的某位學長的傳奇軼事：平日文質彬彬、玉樹臨風的人，在月明星稀的某個晚上，與佳人來此「地」培養感情，碰巧被路過的熟人遇見，後來這位大情聖就多了一個「多爾滾親王」的封號。想起當年的這樁風花雪月，我跟喵喵很有默契地相視而笑，深深覺得，每個人都有PTT鄉民的因子，口耳相傳的力量果然強大。

然後我跟喵喵走到墮落階，這裡是我們有最多共同回憶的地方。當年，有陣子我們都被愛情所困，所以經常約在洞洞館外的墮落階這裡聊天，

互吐苦水。前門的墮落階，在白天是大夥兒約定下課後一起去吃喝玩樂的集合地點，也是學長們聚集製造機會邂逅（ㄉㄩˇ ㄖㄨㄛˋ）新學妹的地方（在這裡找到終身幸福的，至少喵喵算一位）。後門的墮落階，白天倒是很少人出入，不過，一到晚上，這一側因為比較僻靜，燈光暗、氣氛佳，反倒成為只想要兩人世界的情侶們約會首選。我跟喵喵最常跑到體育場旁邊的自動販賣機，投幣買個飲料，用不到20塊錢，有時候甚至可以在墮落階坐到通宵。超過10點，校園裡開始會有員警ㄅㄟ ㄅㄟ開著警車四處巡邏，紅色警示燈大老遠就閃啊閃地，伴隨著擴音器傳來，同學們，時間很晚了，請趕快回家。這時我跟喵喵常索性跑去台一先吃個冰再回來繼續聊。超過11點，新生南路側門整個關閉，在那個年代，圍牆上頭還有成排的鐵欄杆，為了求快抄捷徑，爬牆進學校幾乎是必備技能，如此一來就省得再繞回校門口走那一大圈。深夜的校園非常非常暗，聊天時甚至看不到對方臉上的表情，不過這樣一來也很適合好友談心，情侶說愛。我只記得，在喵喵還是桃花處處開的翩翩少年時，從他說話的口氣去分辨，原來只有在談到那一位真命天女時，他的言語裡才會反常地帶著一絲羞怯的語態。每個人畢竟都有那麼一段純情閃耀的過去哪。

大一生活，多采多姿，回首往事，好像總圍繞著洞洞館。比起當年許多沒有自己系館的其他文學院學生，我們幸運得多，哲學系館舊歸舊，至少讓我們在空堂或下課後還有個地方可去，或在墮落階上吹吹風，或在旁邊草坪上打個球，都好。它是我們向心力的所在，但另一方面，它也像一台離心機一樣，隨著每個人生涯規畫的不同，將我們一個一個陸續拋擲出去，各自奔向不同的人生。現在，終於輪到它自己即將要退場了。

系上早已遷走，大門緊閉著，連冷氣都搬得

精光，留下洞洞牆上切割成此一塊彼一塊的方形空格，突兀地中斷整面洞洞的連續感。從玻璃門望進去，裡頭只剩一些掃除用具還有紙箱之類的雜物散亂一地。哲學系館前面的道路，路過的人車原本就不多；如今，人去樓空，門前冷落車馬稀，更襯托得這條短短小徑的蕭條，跟校園內其他角落相比，顯得過分寧靜了些。在這向晚的午後，我跟喵喵只能站在寂靜的系館外頭，最後一次，好好地看看它，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再見了，我們曾經年輕瘋狂的美好歲月。

再見了，我們的洞洞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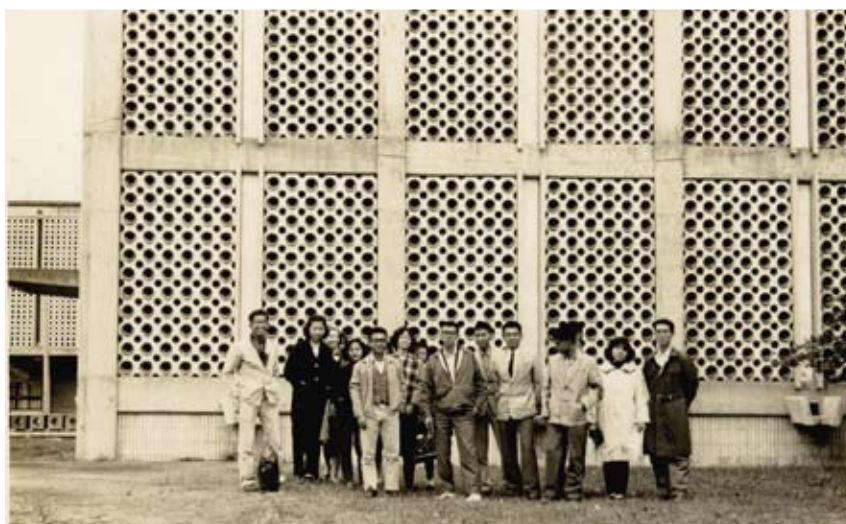


殷于涵（B81104036）小檔案

原名殷德倫，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表演藝術雜誌》特約樂評、《劍橋音樂入門》（臺北：果實出版，2004）審校者、《古典音樂簡單到不行》（臺北：如果出版，2007）音樂顧問、《經典、導聆、音樂廳》（臺北：泛亞出版，2010）中譯審定者之一。與他人合譯有《杜普蕾的愛恨生死》（臺北：聯經出版，2005）。現為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特約撰述，專事音樂文字寫作。

洞洞館，一個時代的結束

文・圖／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原農業推廣學系）



洞洞館剛落成時，周邊仍是空曠地。



數十年後綠樹成蔭。

矗立於椰林大道旁的洞洞館，鑲嵌琉璃筒瓦的白色牆面爬滿了綠色的藤蔓，是許多臺大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洞洞館有三棟建築物 農業陳列館（1962年完工）、原農經農推系館（現為哲學系館，1963年完工）和人類學系館（1970年完工）。當時最先建成的農業陳列館是由農復會撥款補助，用以向外賓展示臺灣的土地改革成果和農業技術的進步。

農業陳列館是由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的副手張肇康建築師所設計。迴廊、寬大的屋頂及挑高的基座是中國建築的特色，因此張肇康在設計洞洞館時，便將此三個要素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在洞洞館上。牆上的洞洞替代傳統屋頂上的琉璃瓦，橘色代表麥穗，綠色代表稻葉；一樓外部的柱子特別露出混凝土的部分，內縮一樓內部空間以在外形成迴廊，還有入口處的階梯設計等，在當時皆為重要的建築嘗試。至於後來完工的原農經農推系館（現在的哲學系館）及人類系館，則非張先生原作，而是後人參考農業陳列館外觀的仿作。

農推系是由第一任系主任楊懋春教授，於1960年8月在當時6號館2樓一間教室「草創」成立，當時專任教員只有楊懋春教授（兼系主任）及李永彰助教兩人。而後在楊教授的爭取下，由當時與臺大農學院有合作關係的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駐華顧問團協助，並請來密州大農業推廣專家魏斯（Irving R. Wyeth）駐系協助教學、訓練及研究等發展工作。原來六號館的小房間是系辦公室兼老師研究



每年的迎新與送舊，都在推一教室舉行。



推一教室的木地板，只要灑上一些滑石粉，就可以開舞會了。圖為第7屆。



盛裝的畢業生，於參加晚會之後在洞洞館外。

室、圖書室及油印室，雖然小而溫暖，終究過於擁擠、不敷使用。在楊教授的積極奔走與魏斯教授的幫助之下，於1961年爭取到美援補助興建農推系館，成為大家所俗稱「洞洞館」的建築之一。

當時農經系因為六號館過於老舊，希望能與農推系共用新系館。對此，楊教授以農推系剛成立時是在農經系撥出來的教室，而當時農推系教職員仍不多，再加上部分課程也須請該系教授開課，於是同意。所以在農推農經系館一樓的推一、推二等教室，和農經系共用，2樓為農推系所用，也是系辦所在，農經系則在3樓。正因為農推系位於一、二樓，且與球場及大門的距離不遠，學生經過時會順道進去聊聊天，也因此農推系同

學的互動變得更密切，即使是不同年級。

系學會是農推系學生們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場所，而洞洞館外的階梯更是學生們聊天的好地方。現任中華民國農訓協會秘書長的王志文回憶道：「我們五、六個人玩著籃球，坐在台階上聊天，老師從台階旁走上去，他是要進教室上課去，我們也要上課。他看見我們說，『噢！你們在聊天喔。』，然後就進去了，3個小時後他走出來，又看見我們在聊天，他說『你們還在聊天喔！』」當時的推一教室除了上課，也是學校舉辦各種學術演講最常使用的場所，更是學生們辦舞會、派對的地方。洞洞館的教室雖然不如農業綜合館的教室大，可是充滿溫馨的氣氛，裝載著一個時代的回憶。



在洞洞拍畢業照是一定要的啦！右3為楊懋春教授，是永遠的精神導師。



1969年第五屆畢業生與師長端坐拍大合照。

回想起在洞洞館的歲月，大家都有著一籬筐的回憶，甜美的、浪漫的、辛酸的、慘烈的都有。猶記得當時，由於系館鄰近操場，因此系館的女生廁所經常會撿拾到女用皮包，行政人員就得要檢查看有無失主姓名，好通知他們前來認領。原來是因為臺大校園素來宵小為患，小偷經常在操場上偷了皮包取走有價值的東西之後，就會把不要的包包就近丟棄在洞洞館的廁所內。這也堪稱是臺大校園中的一則軼事。

1988年，農推系再度搬遷，移至農業綜合館，至此，農推系以洞洞館為家的日子正式告一段落，展開另一個新階段。「我覺得楊老師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當時八五高齡的楊老師，仍常來學校。輔大餐旅系系主任李青松說道：「那時大家忙著打包、準備搬家，我記得當天有學生專程去載他（楊懋春老師）來學校，他



大學的青春歲月，就在這些石階上上下下。



從瓦筒西窺，人類學系館就在對面。



溫暖的陽光下，研究計畫團隊一起留個影吧！

回頭看了看洞洞館，突然間心肌梗塞發作，緊急送到醫院就走了…。我們敬愛的楊老師終究沒能來得及走進在黃大洲總務長任內新建落成的新家「農業綜合館」，但他的遺訓「我們要瞭解社會，更要服務社會」則依然在農推子弟們的衣鉢傳承之中。

一棟建築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老舊，就像產業一樣，繁華終有落盡時。只是，這麼些年來，人們進進出出、有過的喜怒哀樂，讓這棟無機體平添多少人情世故，一磚一瓦好像都有故事似的；走進老系館，宛如進入時光隧道，人事物的記憶一個個鮮明蹦出。一個創系的老師募款所建的洞洞館，也就是農推系在那個時代繁華燦爛的證明。

參考資料：

<http://liberal.ntu.edu.tw/dongdongguan/1.htm>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10&sn=168>